



穹窿山里寻智慧

朱皓文/图

穹窿山横亘江苏苏州西郊,林密壑幽,竹翠松青。其主峰箬帽峰高341.7米,为苏州最高峰。据考证,“穹窿”一词最早见于《太玄·玄告》中的“天穹隆而周乎下”。《尔雅·释天》亦记载:“天形穹窿,其色苍苍。”以“穹窿”作名,足见这座山的非凡气势。

站在山脚下,仰望这“吴中之巅”,我不禁想起明代状元吴宽《穹窿山》中的诗句:“铜坑邓尉作屏宸,天平灵岩当几案。其间法华与雅宜,水边横亘如长岸。”在他眼中,周围铜坑、邓尉、天平、灵岩诸山皆如穹窿山“屏风几案”,好似“小巫见大巫”。这也令我登顶穹窿山的兴致愈发强烈起来。

沿着古老的林间山道拾级而上,行数百米,忽闻泉鸣冷冷,“孙武苑”三字在竹影中半隐半现。在穹窿山历史册页上,留下最绚丽篇章的当数兵圣孙武。据《吴县志》记载,孙武因战乱辗转吴国,见穹窿山幽静,人迹罕至,在此结草建庐,潜心研究兵法,著就《兵法十三篇》。后在伍子胥七次举荐下,孙武将十三篇兵法进上。据说吴王“每读一篇,赞不绝口”。更留下“吴宫教战”传说和“三令五申”典故,尽显“军令如山”治军理念。

孙武治军能力令吴王折服,遂被拜为吴国军师。在柏举之战中,以3万兵击溃20万楚军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赞曰:“西破强楚,入郢,北威齐、晋,显名诸侯,孙子与有力焉!”助吴王成就霸业后,孙武深谙盛极必衰、鸟尽弓藏之道,遂归

隐穹窿山,躬耕著书,化征伐之剑为太平之犁。

今在孙武文化园门楼悬挂“天下第一智慧山”巨型牌匾,足见世人对孙武智慧的感佩与景仰。其所著《孙子兵法》凭借“知己知彼”“奇正相生”“避实击虚”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等辩证思维,被誉为“天下第一兵书”“兵学圣典”。白居易诗云:“庙谟藏稷契,兵略贮孙吴。令下三军整,风高四海趋。”盛赞《孙子兵法》,在他看来,运用孙武、吴起的方法治军,天下就会太平无虞。

“战争的本质是止战,暴力的终点是和平。”《孙子兵法》蕴含智慧不止于军事领域,亦延伸至企业管理、商业竞争、人际关系等领域。我想,这也正是穹窿山赢得“兵学圣山”“智慧之山”称谓之关键所在。

行至半山腰,可见一块苍痕斑驳的天然磐石,在阳光下闪烁着青色光芒。这就是被列为中国五大名台之一的“朱买臣读书台”。

如果说孙武是穹窿山走出的一代兵圣,那么朱买臣可谓穹窿山孕育的儒家名臣。明代王鏊用诗句“买臣驳落读书台,曾是樵夫终佐汉。丈夫出处会有时,不记当年愚妇汕”,勾勒朱买臣穹窿山樵读经历。清代许维升也于《读书台怀古》诗云:“赫赫会稽守,早已出其上。贫贱安足怜,使我长瞻仰。”朱买臣以砍樵谋生,常“担束薪,行且诵书”。妻子崔氏不堪贫苦,休夫改嫁。后来买臣得严助引荐,为汉武帝讲授《春秋》

《楚辞》,被拜为中大夫、主爵都尉,位列九卿。他成为中国古代“渔樵耕读”文化中“樵”的代表。

朱买臣的逆袭人生令诗仙李白心有戚戚。李白赴长安任翰林待诏前,于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写下:“会稽愚妇轻买臣,余亦辞家西入秦。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。”诗中“会稽愚妇”不懂朱买臣“潜力”,嫌贫爱富,令人可厌可恶;当她得知朱买臣飞黄腾达后,羞愧自尽,则更令人可怜可叹。

如今朱买臣负薪读书的樵径已成木栈道,而那方砚台形状的岩石却似乎依旧浸着化不开的翰墨之香。

登至三茅峰极顶,可见一片气势宏伟、层楼叠阁的建筑,这便是道教名观上真观了。明代杨基在《游穹窿山》云:“攀萝试上最高顶,天风两腋超尘寰。回视群峰总在下,拟接浮丘同解颜。”“浮丘”即上古仙人。《穹窿山志》记载,汉代初元年间,咸阳南关三贤士茅盈、茅固、茅衷弃官来此修炼,皆得道成仙。

汉平帝元始年间始建三茅真君道院,宋天禧年间改建,号上真观。清朝多次改扩建。康熙曾御赐“餐霞挹翠”匾额,乾隆更是五次驻跸。这也使得上真观一度成为江南道教中心,更被誉为“江南第一观”。后历经历史动荡,上真观众多古迹尽毁,唯这株乾隆手植玉兰因树身歪曲而得以保存,默默见证了沧桑巨变。我想,这不正蕴含着万物“负阴抱阳,充气为和”的道家智慧吗?名山大川中道观与寺庙常相伴。穹窿

山北麓,梁代便建有海云禅寺。南宋朝廷腐败,抗金名将韩世忠报国无门,隐退此处,依旧心系社稷,故将寺名改为宁邦寺,寓意“安宁之邦”。一代名将未能驰骋疆场,而于穹窿山参禅修佛,亦映射出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的人生哲学。

穹窿山西麓,曾有一座积翠庵。据《木渎小志》载:“积翠庵,一名皇驾庵,明建文帝逊国曾税驾于此。”明建文四年(1402年),燕王朱棣以“清君侧,靖国难”为名,发动“靖难之役”。面对叛军,建文帝背负“勿使朕负杀叔父之名”的道德感,屡失战机,相传最终逊国逃亡,隐匿穹窿山。

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。姚广孝作为辅佐朱棣定鼎江山第一人,足智多谋堪比孔明、刘基。他在事业巅峰之际,主动选择结庐穹窿山。他在《与王止仲游穹窿留题》中留下诗句:“只恐天公忤人意,风雨颠连不堪久。明当归去草堂眠,轻桡仍系沙边柳。”

“燕飞来,竟逐皇孙,后嗣休随和尚误;龙角葬,当致天子,此中惟许法王居。”近代学者章太炎游览穹窿山时留下一副联语,令人感喟。

山岚渐起,我站在山巅,回首刀光剑影与梵音道谒交缠的悠悠往事,遥望连绵群山、浩渺太湖畔的姑苏城阙,心中似有所悟:这片文武相生、人杰地灵的土地,真正的智慧大约就是让人在吴依软语里辨出黄钟大吕,于浩瀚星辰间寻见小桥流水……

贤令山中访贤令

张志勇 文图

粤北阳山,一座被青山环抱的小城。我奔赴此地,探访城北贤令山中三位贤令的石刻遗存——唐代韩愈的“鸢飞鱼跃”、南宋张本中所刻的《皇宋圣传颂诗并序》和清代符翕手书的诗并诗序。三人担任阳山县令的时间相隔甚远,他们的墨宝如今却悬于同一面山壁。

贤令山原名牧民山,因韩愈在任时有德于民,后人改山名以志不朽之思。山不高,却奇石磊落,松涛清越。循径而上,不久便见一片高约7米、宽约13米的赭褐色大字岩巍然当前,正是被誉为“广东四大摩崖石刻”之一的贤令山石刻群。

最先闯入视野的是岩壁上“鸢飞鱼跃”4个大字。草书题刻,每字半米见方,笔走龙蛇,几欲破壁飞去。据载为清乾隆年间县令潘元音据拓片重摹,虽非原刻,但神韵不减,令人想见韩公挥毫时那“海阔凭鱼跃,天高任鸟飞”的豁达胸襟。

“鸢飞鱼跃”下方是清代符翕的诗并序,笔划酣畅淋漓,有王羲之遗韵。转身右顾,南宋张本中所刻《皇宋圣传颂诗并序》赫然在目。在宽4米、高3米的刻面上,396字楷书端庄遒劲,清代金石大家翁方纲曾赞:“粤中宋刻,当以此为最。”

韩愈的草书奔放,张本中的楷书端肃,符翕的题诗犹带晋人风骨。三位贤令的墨宝跨越朝代,在同一片山石上相遇,凝成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缩影。

韩愈传世墨宝,全国仅存四件,阳山独得其三。读书台又名远览亭,相传韩愈闲暇时常在此读书。亭外石壁上刻有韩愈的《远览》诗:“所乐非吾独,人人共此情。往来三伏里,试酌一泓清。”读书台下方不远处的雄峰上,有韩文公楷体手书“千岩表”大字,另有两行小字:“万石之中,巍然雄尊。与岁寒君,心契无言。”千岩与松柏的对话,亦是诗人与松石的对话,心意相通,无需言语。

贞元十九年(803年),韩愈上《论天旱人饥状》为民请命,触怒朝廷,被贬阳山。韩愈在《送区册序》中这样描述当时的阳山:“阳山,天下之穷处也……县廓无居民,官无丞尉……皆鸟言夷面。”然而,“言语不通,画地为字”的失意文人韩愈,却在此践行了儒家士大夫的最高理想:推广农耕,兴办教育,施行仁政。短短一年又两月,民风大变。韩愈为阳山留下30余篇(首)诗文,更让阳山广为天下知。韩愈路、韩愈大桥……今日阳山的60余处遗迹,诉说着千年缅怀。

据《闽书》载,南宋时,张本中任县令时,“劳心抚字,循行阡陌,察其丰俭,施之以政。士人婚丧以歌为礼,本中严禁之。”他依据农耕情况推行政务,又以中原礼乐教化地方,保障民生的同时,重塑了地方的文化秩序。

光绪年间,符翕为阳山县令多年,政绩显著。他的《阳山丛牍》《拙吏臆说》《金石考》《蔬笋馆诗稿》《蔬笋馆印存》等作品,既是书法艺术的瑰宝,也是文人政治的具体体现。

从韩愈到张本中再到符翕,三位贤令的文脉与仁政一脉相承,如他们的墨宝一样,镌刻在阳山的山石之中。

登山途中,偶遇当地老者闲谈。其声调起伏,音韵别致,正是阳山主要方言“阳山白话”。它属于粤语体系,全县过半人口使用,声调有九,保留了许多古音特点。韩愈当年“画地为字”与百姓沟通,今日的阳山白话中,是否还残留着“唐令”带来的文明开化之韵?

下山时,从老者口中得知,本地不少学子喜欢来读书台欣赏书法,缅怀韩文公的事迹,激励自己刻苦读书。当我立于山巅远览亭旧址,遥想韩愈当年或许也曾在此极目四望,于是即兴而成七律一首:

舟行地势控南陆,九域山围一掌低。
连江斜贯分单麓,瑶汉交融共岁时。
韩笔鸢鱼腾石壁,宋碑圣颂勒岩崖。
清才符韵流风远,三令遗踪仰翠微。

翌日临别回望,山门牌坊上“贤令山”三字在朝霞中披上了金衣。韩愈在此仅一年有余,却用文化的力量,完成了深刻的开化。他不仅留下了诗文与墨宝,更将“贤”的精神基因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。以韩愈为开端,后来者视公如家事,待民以实心,赓续前贤传统,终不负百姓殷盼。

石刻会风化,但精神不灭;方言在流变,但文脉永续。真正的纪念,不在坚石,而在人心;最好的传承,不仅是瞻仰古迹,更是让那贤令之风,在当代生生不息。

登昭山记

文紫湘 文图



昭山远眺。

在湖南湘潭昭山景区东门外的“野生”停车场泊好车,沿着一条水泥硬化路进山。两侧的植被十分茂密,灌木丛生,高大的樟树、枫树、松树、栎树夹杂其间,浓绿青翠,冠盖若云。

走了一段S形拐弯路,上行五六百米就到了东门。这里已是半山腰上的高地,视野十分开阔。一处观音大庙坐落在下延的山坳,丛林掩映之中,颇见规模。湘江即傍着庙门前的山根蜿蜒流淌,对岸的沙洲、房屋依稀可见,虽然也有一些云雾,但与米芾笔下“山市岚昏近觉遥”的景象还是有一些差别。由周昭王南征传说而得名的昭山,正是因为有米芾“山市晴岚”的题写而入列“潇湘八景”,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文化符号。

我没有进观音寺,而是沿着水泥路继续绕行登山,直至道路尽头。千年古刹昭山寺,飞檐翘角,隐现林梢。我行进的那条道与从景区正大门延伸而来的前山古磴道在此交汇。从那边上来的游客踏过千余级台阶,大多累得气喘吁吁。眼前最后一段石阶很是陡峭。我加入他们向上攀登。上行约150米便到了山顶。古寺建筑规模不大,寺前留有一块空地,铺了石砖,砌了围栏,供游人歇脚观景。

在山巅上驻足了好一会儿,取景拍

照,我努力在脑海里想象“乱峰空翠晴还湿”的诗画情境。蜿蜒的江流,氤氲的雾岚,酒旗招展的山野村镇、渔村茅舍,交织着弥漫的人间烟火气,那是宋画里的意境,也是米芾心里的镜像。而映入我眼眶的实景,却是长株潭绿心位置宏伟的气象,道路、桥梁、楼宇,铺张着一座大城的壮丽画卷。俯瞰脚下山川,能让入体会到这座矗立在湘潭与长沙交界处的小山孤翠挺拔,虽不高不险,却自有一股凌江而立的傲气。它不是孤独的存在,更像是一面映衬人世的明亮诗镜。

早在唐代,刘禹锡贬谪南荒,曾泊舟昭山脚下,写下《晚泊牛渚矶》一诗:“芦苇晚风起,秋江鳞甲生。残霞忽变色,游雁有余声。戍鼓音响绝,渔家灯火明。无人能咏史,独自月中行。”羁旅逆流,孤立昭山承载了诗人内心的苦闷与历史的沧桑。

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,在明亡后一度隐居湘潭,著书立说,拒不出仕。在他的眼中,昭山不只是一处风景,更是精神象征。其《昭山二首》写道:“曲曲见昭山,孤青不相舍。湘水送千帆,凝眸几人也。”“终古石自碧,深春花欲红。澄潭凝一碧,云未出双虹。”前首以“孤青”勾勒昭山临江独立之姿,以“凝眸”寄寓对历史兴亡的深沉思索;后首写昭山终古不

变的山石碧色与深春花色,澄潭映碧,云未飞虹,于静穆中见生机。他以昭山之“孤青”自况,彰显坚定不移的气节。

清代书法家何绍基行舟过昭山,从江上看山,以独特的视角捕捉昭山古寺与晴岚暮雨的变幻:“昭山兀兀临江岸,树杪飞霓占寺寒。一片晴岚横翠黛,晚风吹雨过湘潭。”《舟过昭山》笔墨简淡而意境苍茫。这种舟行视角,揭示了昭山作为湘江航标的地理意义。对无数行旅之人而言,昭山是乡愁的载体,是归途的灯塔。

此外,清代周声溢《昭山》诗:“古木丛中梵宇幽,昭山对峙水分流。渔歌互答空江暮,一片云遮洞壑秋。”突出昭山古寺幽深、湘江分流的地理特征,以渔歌云霭点缀秋意,静谧中见生机。张启鹏《昭山》:“危石压云低,轻舟触浪齐。岚光浓淡里,山色有无西。古寺藏深树,空潭咽暗溪。南归孤客雁,飞过不留题。”以“危石”“空潭”等意象营造空寂之境,未句以孤雁自喻,暗含漂泊无依之感。

1917年9月,从湘潭韶山冲走出来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,他约两位同学进行社会调查,从长沙步行到昭山访问,并在山前湘江中游泳,夜晚寄宿昭山禅寺。1955年,毛泽东重游湘江,眺望昭山,写下一首七律诗赠送给



游客游览贤令山。